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DE ANG ZU YI YAO JIAN JIE

德昂族

医药简介

瞿广城
方路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德昂族

医药简介

瞿广城
方路
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昂族医药简介/瞿广城,方路主编.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4. 6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ISBN 978-7-5152-0553-3

I. ①德… II. ①瞿… ②方… III. ①德昂族—民族医学 IV. ①R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0153号



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

德昂族医药简介

瞿广城 方路 主编

责任编辑 孙志波

装帧设计 韩博玥 张雅娣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印 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07千字 彩插16幅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52-0553-3

定 价 34.00元

《德昂族医药简介》编委会

主 审 马克坚

主 编 瞿广城 方 路

副主编 赵文科 金 锦 马克坚 侯凤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克坚 方 路 付 珊 陆宇惠

杨玉琪 金 锦 赵文科 侯凤飞

赵景云 贺铮铮 俞永琮 莫用元

郭世民 瞿广城

序

满族、鄂温克族、布朗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德昂族、阿昌族、哈尼族、佤佬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课题，也是一项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任务。这项工作，在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组织指导下和有关民族地区一批专家的努力发掘下，从2008年启动到2011年结题，历时3年终于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当地的民族医药工作，而且编著出版了这套《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使无形的文化遗产变成了有形的文本记录。这是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了一份可贵资料。

民族文化是民族医药之母。上述10个民族中有8个民族信仰萨满教或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有两个民族信仰南传佛教。他们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疾病观，以致传统医药中保留了不少“医巫不分”“医巫一体”“鬼神作祟”“神药两解”的成分或痕迹。这一点，最容易引起现代科学者的反感；有人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民族医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正是民族文化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任何传统医药都有医巫不分的童年；另一方面，“神药两解”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有了变化，也有了新意，已不是一般的望文生义所能理解和愿意理解的。《黄帝内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见“五脏别论篇”）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说：“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第六个不治，与《黄帝内经》“不可与言至德”内外呼应，成为中医脱离“医巫不分”的有力证明。但许多民族医药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纵然如此，民族医药仍不失为伟大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真主，经常遇事祷告，按着圣经宣誓，

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奇，而唯独中国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对民族医药责难有加，苛求无尽，不欲其生。在长期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在认知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实在令人费解。

从总体上看，《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每个民族医药的记述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本民族的基本情况、文化背景、民间习俗；二是养生观念、起居饮食、病因病原、诊断治疗等传统医药知识；三是草药资源和草药应用；四是医药历史和医林人物。其发掘整理的深度并不一致。有的如满医药、佤医药、哈尼医药过去已有人收集整理，出版过书籍。不过这一次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民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丛书》对民族医药的诊疗、方药的收集最为着力，但正如《阿昌族医药》的编著者所言：“这些治疗方法与用药经验以“碎片”的形式高度分散在各个阿昌医的头脑里，以本民族语言流传于民间。”其他民族医药也是大抵如此。特别是时至今日未发掘整理某些民族医药，其丢失衰败的程度已相当不堪。要完整地收拾这一片“原生态”的领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身怀绝技的民族民间医生，已如凤毛麟角。所以这一批抢救得来的10种民族医药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提出了继承发展民族医药的全面规划和整理发掘民族医药的具体任务。近30年来，发掘整理基本上接近完成，还有2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尚待发掘，他们主要是人口较少民族。数量虽少，但任务艰巨。因为他们都在边远贫困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但作为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乃千百年来群众的创造与积累，源自乡村野老，长于草根之间，我们必须同等对待，同样珍惜。陶弘景曰：“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士，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齏，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松，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类，莫不为天地间用。”也正如赵学敏《串雅·自序》所言：“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因此，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医药，无论其发掘整理存在多大困难，我希望通过总体安排，精心组织，再来一次抢

救性发掘整理，把课补完，以全面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是为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诸国本

2012年9月9日

前言

历史上，德昂族地区的医药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德昂人患病曾经依靠的不是求医而是依靠求巫解除病痛。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德昂人积累了丰富的诊断病情和利用草药验方治病的经验，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德昂族地区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医疗水平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康发展，交通日益便利，向德昂族民间医生求医的人逐渐减少。由于掌握德昂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他们行医用药均为自采自用，采药非常辛苦，并且都不主动收取医药费用，其医疗活动所得回报比较有限，所以他们的医疗技能多缺乏传承对象。加之德昂族缺少本民族的文字，他们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普遍的还是靠世代口头相传。所以这些可贵的民族医药知识有濒临灭绝、失传的危险。

民族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不让这些宝贵的医药财富失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医药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使我国民族医药在发掘整理、推广应用、传承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了达到对民族医药进行原汁原味的保留、保护，为今后开展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针对我国各民族医药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状，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民族医药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民族医药发展对策建议的目的，科技部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属于该项目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德昂族医药抢救发掘整理研究”是该项目的一个部分，项目由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承担，研究时间为3年。

课题组在3年的时间中整理了过去与德昂族医药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有：王铁志．德昂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撰．德昂族——云南特有民族百年实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方茂琴．德宏德昂族药集[M]．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0．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云南省民族

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编著.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第二卷）[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云南省志·医药志（卷七十）[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等。对文献记载的有关德昂族基本情况、医药历史沿革、重要医药人员、常用医技医法、保健养生、常用药物等进行了归纳整理。

由于有关德昂族医药记载的文献较少，所以在对文献进行检索整理的同时，课题组还多次深入德昂族地区进行调研。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到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临沧市镇康县军弄乡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访谈了多个德昂族民间医生，对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追踪访谈。

通过 3 年的项目工作，初步揭示了德昂族医药的现状，了解了德昂族医药的历史沿革，基本证实了虽然历史上对德昂族医药的记载很少，但确有德昂族医药存在。目前德昂族医药还处于抢救发掘整理的起始阶段，很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课题的顺利实施，使我们对德昂族医药的概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继续开展德昂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

编 者

2011 年 7 月



目 录

第一章 德昂族基本情况	1
第一节 德昂族的渊源	1
第二节 德昂族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4
第三节 德昂族的人口分布	7
第四节 德昂族主要居住地自然概况	10
第五节 德昂族语言文字	13
第六节 德昂族的民俗风情	16
第七节 德昂族的宗教信仰	37
第八节 德昂族居住区的交通概况	39
第九节 德昂族的经济概况	40
第二章 德昂族医药发展历史沿革	42
第一节 历史上德昂族健康无保障	42
第二节 德昂族地区民族民间医药的现状与分析	43
第三节 德昂族地区医疗卫生发展情况	47
第三章 德昂族常用的医技医法	49
第一节 诊断方法	49
第二节 治疗方法	50
第三节 治疗处方	53
第四章 德昂族的养生保健	55
第一节 饮食保健方面	55



第二节 运动保健方面·····	56
第三节 行为保健方面·····	62
第五章 德昂族常用药物·····	66
第一节 《德昂族药集》记载的药物·····	66
第二节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中记载的德昂族用药·····	90
第三节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中记载的德昂族用药·····	99
第四节 《云南省志·医药志》记载的德昂族用药·····	107
第六章 德昂族重要医药人员·····	110
第一节 德昂山寨好“达谋”——刘贵荣·····	110
第二节 三台山乡德昂族接骨医生——李二·····	113
第七章 与德昂族医药相关的传说与趣话·····	115
第一节 德昂王子的传说·····	115
第二节 阿奶茶的传说·····	116
主要参考文献·····	118
结语·····	119



第一章 德昂族基本情况

德昂族为云南独有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其中大部分人口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少部分散居住在云南省保山、临沧、普洱市等地。德昂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相应文字。德昂族经济以农业为主。

第一节 德昂族的渊源

德昂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民族，其早期历史无确切的文字记载，史学界多认为汉晋时期的永昌濮人、隋唐时期的茫蛮部落和元明时期的蒲人是现今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据《华阳国志》记载，汉代永昌郡居民以濮人为主，因濮人居住地多在哀牢地区，又被称为哀牢人。

据《后汉书·哀牢传》记载，东汉时期永昌郡境内的哀牢人，是拥有77个部落5万多户人口的较大部落联盟。关于哀牢人的族属，当代学者素有“藏彝先民说”“傣族先民说”和“孟高民先民说”等，较为客观的说法则认为：“古代永昌郡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哀牢区域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不是以血缘部落为纽带，77王中相当一部分是布朗、佤、德昂诸民族先民，同时也包括彝、白、傣等族先民。汉晋时期的永昌都是濮人的主要住居区。”



“德昂”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出现，在我国史籍中是比较晚的。直到清代乾隆《东华录》、王昶《征缅纪闻》及光绪《永昌府志》诸书才有了单独的记载，称他们为“崩龙”。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这个名称。“崩龙”本民族语之意为：崩演后顺水淌走。因“崩龙”一词在个别民族中含有贬义，本民族干部和群众为维护民族尊严，要求改为“德昂”，经报请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9月21日正式启用，“昂”是本民族自称。在他们的语言里，“昂”具有“山崖”“山洞”“崖洞”的意思。

虽然我国史籍对德昂族的记载较晚，但德昂族属南亚语系民族，而我国史书对南亚语系民族是早有记载的，远在秦汉时就认识到他们是云南三大族群即氐羌、濮（南亚语系民族）、越之一。明人董难《百濮考》说：“濮人即今顺宁蛮。”章太炎在《西南属夷小记》中说：“明清职贡，永昌顺宁皆贡淮竹，而顺宁专贡矮犬，与《王会》百濮献短狗相契。”当代研究民族史的一些学者也多认为德昂族为古代永昌濮人后裔的一部分。

濮人在秦汉时或更早些时就与中原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向中原皇帝进献过永昌大竹，史称濮，也源于濮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蜀国丞诸葛南征后，其部将李恢曾从永昌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由于“广迁蛮濮，国用富强”，从他们为蜀国提供大量财物看，濮人在古代已有较高的生产水平。

《南中志》还有“滇濮”；句町县“其置自濮”；兴古郡“多鸿寮、濮”；建宁郡“谈稿县有濮、寮”；永昌郡有“濮、裸濮”等。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载：“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曰百濮也。”在云南古代，濮人是个分布广、人口多的族群。又《华阳国志·蜀志》载：堂狼县（今东川、会泽）“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宇华在《滇人与佤崩民族的关系试探》一文中说：“东川，古堂狼县地，是濮人故地，有濮人家，直到清代还有靡莫之属的后裔，称为‘孟人’、‘甘人’，并说他们是蜀汉孟炎（孟



获同族)的部民。”有学者说:“大石墓即《华阳国志》所说的‘濮人冢’。此‘濮人’就是《史记》《汉书》上说的滇西地区的‘苞蒲蛮’,属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

西晋元康末年(299年),永昌大姓首领吕凯(因效忠蜀国,被封为云南太守)的孙子被封为永昌太守,但刚上任便有“闽(缅、拉祜等先民)、濮(永昌境内的南亚语系民族)起来造反,把吕氏家族驱逐到永寿(今双江、耿马一带),从此吕氏不复见于记载。这时的德昂、佤、布朗先民在永昌境内仍有相当势力。隋唐时他们在滇西南的主要政治力量是茫人部落,南诏强盛时征服了他们,并为南诏服兵役。

自唐末五代,南诏国势力衰落,茫人部落中的“金齿”(以金饰齿而得名)支系崛起,依靠茫人的实力,摆脱南诏和大理国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区域统治,元代史书称他们为“金齿国”。关于建立金齿国的金齿民族,《元史·地理志》说:“按唐史茫施蛮(茫蛮部落的一部)本开南(今景东)种……或漆齿,或金齿,俗呼金齿蛮。”这里记载了“金齿”是“茫人”的俗称,二者是同一民族的不同称谓,唐代史书用“茫蛮”记载他们,元时“金齿”之名更通俗流行,元代史书又用“金齿”记载他们。

元明时期,金齿屡遭战争与民族压迫之苦,而急剧衰落了,但从傣族的一些语言中还能看到德昂族为金齿后裔的一部分的历史线索。傣语在讲“各民族”时都用“谢(汉)、亢(景颇)、养(金齿)、傣”,今日傣族把“克伦”人称为“养”。20世纪50年代初,潞西轩岗坝的傣族老人仍将过去居住该地的德昂人称为“养子”。关于“克伦”,或许是“昆仑”“昆明”的不同音译,而今日居住缅甸的克伦人中已融合了较多的缅人,语言中也吸收了较多的缅语成分,有的主要是操缅语了,但他们来源于南亚语系民族的基本特征还能看到,如“平原克伦多与孟族人的脸形相似”。

元末,居住在今德宏州瑞丽市境内的麓川王国兴起,把德宏及



缅北的一些地区统一在其势力之下，原住潞西的“茫施蛮”、住盈江地区的“茫部落”等与永昌蒲人（茫人）日渐疏远。他们信奉小乘佛教，使用傣文，接受更多的傣族文化，而永昌蒲人则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因而相互间在语言、意识形态、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距加大。德宏地区及缅北的德昂人，在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形成了单一民族，永昌地区的蒲人发展成今日的布朗族、佤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德昂族是自元末至明末逐渐形成的，清初，他们就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载入我国史册。

中国的德昂族分为布雷、梁和汝买三个支系，这三个支系按妇女服饰的颜色和样式不同，又分别被称为红德昂（布雷）、花德昂（梁）、黑德昂（汝买）。

第二节 德昂族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德昂族是云南西南的古老民族之一。保山、临沧、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有句成语说：“天是天神造的，地是腊人开的。”（腊人是傣族对德昂、布朗、佤古代居民的统称）或者说，在云南西南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是腊人在前开辟的”。这反映了南亚语系民族在云南西南及缅北生息繁衍的历史相当悠久。

德昂族的远古社会历史，不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相当缺乏，仅从流传下来的创世史诗及一些神话故事中能寻找到一些粗略的线索概略地反映了德昂族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的历史进程。

1956年发现的“沧源崖画”，其中“滚壤开”地方有一幅内容丰富的巨大画面，中心部分画着崖画主人的住宅建筑与村落构成。画面上现存房屋图形16座（其中亦多残缺）均为干栏式。这个建筑群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在村左半部房屋（包括中心房屋在左侧的）共7座，



房子均未涂色，村落右半部房屋（包括中心房屋在右侧的）共9座，均涂颜色。从历史角度分析，它可能是由两个实行氏族外婚制氏族构成的胞族社会或是一个初级形态的血缘部落。据考古和研究原始绘画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崖画有3000余年的历史，而学术界也多认为这崖画的主人为南亚语系族群中的佤族（在古代，德昂族与佤族先民是一致不可分的）。这幅村落建筑图同样印证德昂族先民在公元前10世纪已发展到氏族外婚制阶段。

德昂族先民何时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目前未见到具体材料，但据明史记载说三国时期（220—280年）云南反蜀势力的少数民族首领之一的孟获，是蒲人先民。远在公元3世纪，他们的父系制已很发达了，孟获已是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大首领了。永昌境内濮人的发展水平要低一些，但隋唐时的茫人部落已是父系部落了。

隋唐时期，永昌濮人中出现了一个具有部落联盟或地方政治势力集团，樊绰《云南志》《旧唐书》《新唐书》称他们为“茫蛮部落”（孟人部落），他们拥有今日保山、德宏、临沧、西双版纳等大片土地。根据樊绰《云南志》记载，茫人部落地区有多种其他民族杂居，部落成员中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其他民族成分的成分；而这些部落都有固定地域，以农业为本，反映出他们已超越了血缘部落阶段，发展到地区部落即部落的高级阶段。

南诏国（738—902年）崛起，茫人部落住地成为南诏版图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为南诏的国民，为南诏服兵役，唐咸通三年（862年）南诏调往安南（今越南）与唐军作战的军队中就有茫人，樊绰《云南志》说：“咸通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蛮，于安南苏历江岸聚二三千人队。”南诏后期，茫人的势力有所发展，茫人部落中的“金齿”部分强盛起来，以茫人为基本力量，建立起金齿的区域统治，《元史·地理志》称它为“金齿国”。

金齿国的性质，《马可·波罗游记》有这样的记载：金齿“其俗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鸟之外，不做他事，一切工作皆由妇



女为之，辅以战争所获的俘奴而已”。《元史·缅传》也记载着：大德三年（1299年），缅甸派往元朝纳贡的使臣向元朝皇帝诉说：“其部民为金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供金币不能如期输纳。”以上事实提示出宋元时期金齿（茫人、克伦）的奴隶社会性质。

1253年元朝军队进入金齿区域，打败了金齿奴隶主贵族的武装，取代了金齿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金齿民族的一些首领归附元朝，向元朝纳贡。对那些不愿归附或先已归附后又反叛的贵族势力，元朝常以武力镇压。至元五年（1268年），爱鲁“从征云南金齿诸部……斩首千余级，殄其众数千”。至元七年（1270年）“征金齿、骠国五部未降者”。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以药刺海将探马赤军二千讨之”。步鲁合达“统蒙古探马赤军千人从征金齿，平之”等等。同时，元朝对归附于它的各民族首领，分别授职。德昂族茫施部落首领阿利，受元朝封为茫施路首领，盈江茫部落首领阿禾受封为干崖总管。元朝规定他们缴纳赋税，并在这些地区设置邮传等，逐步推行封建统治。元朝军队对金齿奴隶主势力的冲击，促使金齿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发展。

元代后期，以德宏瑞丽为中心的麓川王国兴起，拥有今德宏和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居住麓川境内的德昂族，成为麓川王国的一部分，而麓川思氏建立的是封建领主制，德昂族成为封建领主制的一部分。

明代及清代前期，德宏各土司地尚有较多的德昂族人口，潞西的轩岗坝，靠近潞江边的勐牙、勐板，遮放至瑞丽一段，陇川江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都是他们的村落。从保山、腾冲通往缅甸的多条通道沿线均为德昂人居住，封建朝廷为了维护商道畅通及地方安宁，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扶夷、千总、把总，以维护治安；陇川的护国、邦瓦、章凤，瑞丽的雷弄、户宋，潞西县遮放的贺幌这些地方都是德昂人首领任千总、把总。

明朝廷于正统六年（1441年）、八年（1443年）、十三年（1448